

纯品书 | 挖掘文字性灵、唯美的终极品质
倡导阅读自然、纯粹的贵族品味

纯品

纯品

优雅收藏版

丰子恺/等著

随笔是文人雅士的随性之笔
读之忘俗

妙理自在佳句中



鲁迅 林语堂 季羡林 秦牧 余光中 余秋雨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人生的乐趣

清塘荷韵

生命壮歌

四月，在古战场

阳关雪

好运的设计

晒月亮

精神的三间小屋

热爱生命

人人想当别人

温馨与光明

生活是美好的

契诃夫 安诺德 克罗瑟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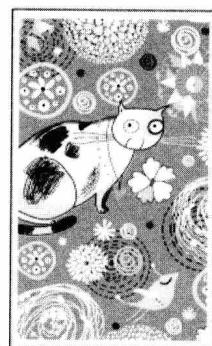
蒙田 毕淑敏 池莉 史铁生

季羡林 秦牧 余光中 余秋雨

随笔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纯品



优雅收藏版

丰子恺等著

随笔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品随笔/丰子恺等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54-5241-2

I. 纯… II. 丰… III. 随笔—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333 号

责任编辑:毛娟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左怡邱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4 插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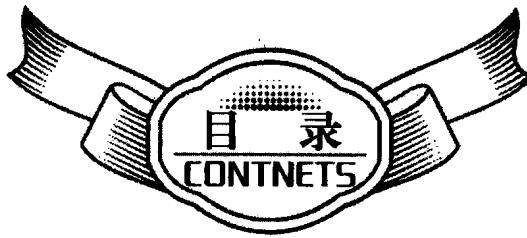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14 千字 印数:1—8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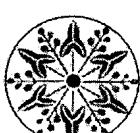
定价: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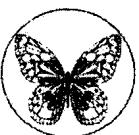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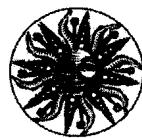
001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
002	美术的进化	蔡元培
005	秋夜	鲁迅
00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
010	谈酒	周作人
013	今	李大钊
016	渐	丰子恺
019	口中剿匪记	丰子恺
021	中年	梁实秋
023	时间	沈从文
025	往事	冰心
027	错误的恋爱	邓颖超
029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
032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036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042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045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049	访沈园	郭沫若
052	兴趣与人生	冯友兰
057	吹牛的妙用	庐 隐
059	又是一年春草绿	梁遇春





061	途中	梁遇春
066	说梦	臧克家
068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070	自传难写	老 舍
072	家	苏雪林
079	阔人礼赞	聂绀弩
082	雨前	何其芳
084	书	朱 湘
086	绕室旅行记	施蛰存
091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095	夏虫之什 (节选)	缪崇群
101	萤	靳 以
103	酒	柯 灵
107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112	论快乐	钱钟书
115	二月兰	季羨林
119	清塘荷韵	季羨林
122	土地的誓言	端木蕻良
124	越冬的小草	端木蕻良
127	论友情	严文井
130	黑夜颂	贾植芳
133	生命壮歌	秦 牧
136	风雨醉翁亭	何 为
138	朋友四型	余光中
140	四月，在古战场	余光中
144	再忆萧珊	巴 金
146	给青年朋友们	萧 乾
148	枯叶蝴蝶	徐 迟

- 149 阳关雪 余秋雨
- 152 岳阳楼远眺 林非
- 156 四合院 邓友梅
- 161 春风 林斤澜
- 163 惜春小札 李国文
- 166 绵绵土 牛汉
- 168 阴 杨绛
- 169 草戒指 铁凝
- 172 最初的晚餐 陈忠实
- 174 永远的校园 谢冕
- 177 西皮流水 高洪波
- 179 埃菲尔铁塔沉思 张抗抗
- 182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 184 经营生命 申力雯
- 186 好运设计 史铁生
- 191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 192 两个大都市 王安忆
- 195 海念 韩少功
- 198 丑小鸭 韩少功
- 200 晒月亮 池莉
- 202 虫子，爬吧 周涛
- 205 登临 卞毓方
- 207 仁山智水 舒婷
- 209 忆汉家寨 张承志
- 212 相见恨晚——初晤龙门卢舍那大佛 李元洛
- 214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 周国平
- 217 西藏大地 马丽华
- 219 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 222 凝思 王蒙
227 女兵墓 王宗仁
231 六骏踪迹 杨闻宇
235 秋天我在泸沽湖 于坚
238 二十年前的女性 苏童
241 秦腔 贾平凹
246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248 剑川男人 黄晓萍
252 另一种呼唤 黄晓萍
254 入世之惑 王开林
258 女书 徐敏
261 写给秋天 罗兰
263 活到老真好 王鼎钧
265 如你在远方 许达然
267 心灵的对比 席慕容
270 可以预约的雪 林清玄
272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张晓风
275 给我一点水 张晓风
276 创造 张丽钧
278 风 张曼娟
281 求婚 三毛
288 昨天和今天——关于时间的遐想 岑桑
290 一叶知秋 张庆
293 谈吃 夏丐尊
296 与妻书 林觉民
298 中年是下午茶 董桥
300 大勇者的风度 唐达成
303 傅雷家书 傅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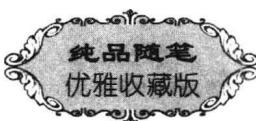


- 306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308 热爱生命 [法] 蒙田
- 309 要生活得惬意 [法] 蒙田
- 310 有血有肉的语言 [法] 蒙田
- 312 论老之将至 [法] 卢梭
- 315 长寿的幸福 [法] 布封
- 317 论风格 [法] 布封
- 319 自由 [法] 罗曼·罗兰
- 320 穷人的眼 [法] 波德莱尔
- 322 论求知 [英] 培根
- 324 论青年与老年 [英] 培根
- 326 人人想当别人 [美] 克罗瑟斯
- 328 独处的裨益 [美] 梅·萨顿
- 330 信任自己 [美] 安迪·鲁尼
- 331 什么是幸福 [美] 约翰·西尔第
- 333 蝴蝶——人生的一个象征 [美] 富兰克林
- 335 猪之死 [美] E. B. 怀特
- 337 我为什么生活 [英] 罗素
- 338 劳动 [英] 卡莱尔
- 341 自由与克制 [英] 罗斯金
- 342 谈书 [英] 罗斯金
- 345 幽默 [英] 普里斯特利
- 346 笑的价值 [英] 伍尔夫
- 349 温馨与光明 [英] 安诺德
- 351 论生活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353 生活是美好的——对企图自杀者进一言 [俄] 契诃夫
- 355 人 [苏联] 高尔基
- 360 论婚姻、孩子、工作 [黎巴嫩] 纪伯伦



- 364 笑与泪 [黎巴嫩] 纪伯伦
- 366 论爱 [黎巴嫩] 纪伯伦
- 368 关于美 [日] 川端康成
- 370 青青世界 [日] 东山魁夷
- 374 生与死 [意大利] 达·芬奇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活动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人生什么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

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病、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乃越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

美术的进化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前次讲文化的内容，方面虽多，归宿到教育。教育的方面，虽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科学的重要，差不多人人都注意了。美术一方面，注意的还少。我现在要讲讲美术的进化。

美术有静与动两类：静的美术，如建筑、雕刻、图画等。占空间的位置，是用目视的。动的美术，如歌词、音乐等，有时间的连续，是用耳听的。介乎两者之间，是跳舞，他占空间的位置，与图画相类；又有时间的连续，与音乐相类。

跳舞的起源很简单，动物中，如鸽、雀，如猫、狗，高兴时候，都有跳舞的状态。澳洲有一种鸟，且特别用树枝造成一个跳舞厅。到跳舞之进化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非、澳、亚、美等洲的未开化人，都有各种跳舞，他那舞人，必是身上画了花纹，或加上各种装饰；那就是图案与装饰品的起源。跳舞的地方，有在广场的；但也有在草舍或雪屋中间的，这就是建筑的起源。又如跳舞会中，必要唱歌，是诗歌与他种文学的起源。跳舞时，常用简单的乐器，指示节拍，这就是音乐的起源。似乎各种美术，都随着跳舞而发生的样子。所以有人说最早的美术就是跳舞，也不为无。

未开化人的跳舞，本有两种：一种是体操式，排成行列，注重节奏。中国古代的舞，有一部分属于此类。如现在文庙中所演的。欧洲人的跳舞会，也是此类。不过未开化人的跳舞，男女分班。男子跳舞时，女子组成歌队。女子的跳舞会，男子不参加。欧人现在的跳舞会，却是男女同舞的。欧人歌剧中，例有一段跳舞。全由女子组成，也是体操式的发展。

未开化人的跳舞，又有一种，是演剧式，或摹拟动物状态，或装演故事，这就是演剧的起源。我们周朝的武舞，一段一段演武王伐殷的样子，这已经近于演



剧。后来优孟扮演孙叔敖，就是正式的演剧了。我们正式的演剧，元以后始有文学家的曲本。直到今日，还没有著名的进步。最流行的二黄、梆子等，意浅词鄙，反更不如昆曲了。欧洲现行的戏剧，约有三种：一是歌剧（Opera），作用歌词，以悲剧为多。二是白话剧（Drama），全用白话，亦不参用音乐；兼有悲剧喜剧。现在中国人叫作新剧的就是这一类。三是小歌剧（Operetta），歌词与白话相间，与我们的曲本相类，多是喜剧。以上三种，都出自文学家手笔。时时有新的著作，有种种的派别；如理想派，写实派，神秘派等。他们的剧场，有专演一种的，也有兼演两种或三种的，但是一日内所演的剧，总是首尾完具，耐人寻味的。别有一种杂耍馆，各幕不相连续。忽而唱歌，忽而谐谈，忽而舞蹈，忽而器乐，忽而禽言，忽而兽戏，忽而幻术，忽而赛拳，纯为娱耳目起见，不含任何种理想。闻英国的戏场，多是此类，不过有少数的专演名家剧本，此亦英人美术观念，与意法等国不同的缘故。我们的剧场，虽然并不能掺入幻术、兽戏等等，但是第一注意于唱工戏，武戏，小戏等如何排列；第二注意于唱工戏中，生、旦、净、末的专戏，应如何排列；纯从技术上分配平均起见，并无文学上的关系，尚是杂耍馆一类。

最早的装饰，是画在身上。热带的未开化人用不著衣服，就把各种花纹画在身上作装饰。现在妇女的擦脂粉，戏子的打脸谱，是这一类。

进步一点，觉得画的容易脱去，在皮肤上刻了花纹，再用颜色填上去。大约暗色的民族，用浅的瘢痕；黄色或古铜色的民族，用深的雕纹。我们古人叫作“文身”，或叫作“雕题”，至于不用瘢痕，或雕纹的民族，也有在唇上或耳端凿一孔，镶上木片，叫他慢慢儿扩大的。总之都是矫揉造作的装饰，在文明人的眼光里，只好算是丑状了。但是近时的缠足，束腰，穿耳，也是这一类。

进一步，不在皮肤上用工了，用别种装饰品，加在身上。头上的冠巾，头上的挂件，腰上的带，在未开化人，已经有种种式样。文化渐进，冠服等类，多为卫生起见，已经渐趋简单。但尚有叫作“时式”的，如男子时式衣服，以伦敦人为标准；女子时式衣服，以巴黎人为标准。往往几个月变一个样子，这也是未开化时代的遗俗罢了。

再进一步，不但装饰在个人所用的器具上，更要装饰在大家公共的住所了。穴居时代，已经有壁画，与摩崖的浮雕。到此时期，渐渐的脱卸装饰的性质，产生独立的美术。

器具不但求花纹同色彩的美，更求形式的美。如瓷器及金类玉类等器，均有种种美观的形式。

雕刻的物象，不但附属在建筑上，演为独立的造象。中国墓前有石人石马；寺观内有泥塑、木雕，玉刻铜铸的像。虽然有几个著名的雕塑家，如晋的戴显，元的刘玄，但是无意识的摹仿品居多数。西洋自希腊时代，已有著名造像家，流

传下来的石像、铜像，都优美得很。自文艺中兴时代，直至今日，常有著名的作家。

图画也不但附在壁上，演为独立的画幅，所画的，也不但单纯的物体，演为复杂的历史画，风俗画，山水画等。中国的图画，算是美术中最发达的，但是创造的少，摹仿的多。西洋的图画家，时时创立新派。而且画空气，画光影，画远近的距离，画人物的特性，都比我们进步得多。

建筑的美观，起初限于家庭。后来推行到公共建筑，如宗教的寺观，帝王的宫殿。近来偏重在学校，博物院，图书馆，公园等。最广的，就是将一所都市，全用美观的计划，布置起来。

以上都是说静的美术，今要说动的美术，就是诗歌与音乐。

在跳舞会上的歌词，是很简单的。演而为独立的小调，又演而为三派的文学。一是抒情诗，如中国的诗与词。起初专为歌唱，后来渐渐发展，专用发表思想，不过尚有长短音的分配，韵的呼应。到近来的新体诗，并长短音与韵也可不拘了。一是戏曲。起初全是歌词，后来参加科白；后来又有一体，完全离音乐而独立，通体用白话了。一是小说。起初是神话与动物谈，后来渐渐切近人事。起初描写的不过通性，后来渐渐的能表示特性。起初全凭讲演，语言与姿态同时发表，后来传抄印刷，完全是记述与描写的文学了。

跳舞会的音乐，是专为拍子而设；或用木棍相击；或用兽皮绷在木头上。由此进步，演为各种的鼓。澳洲土人有一种竹管，用鼻孔吹的；中国古书说音乐起于伶伦取竹制筒，大约吹的乐器，都由竹管演成的。非洲土人，有一种弓形的乐器，后来演成各种弦器。初民的音乐重在节奏，对于音阶的高下，不很注意；近来有种种曲谱，有各种关于音乐的科学，有教授音乐的专门学校；有超出跳舞会与戏剧而独立的音乐会，真非常的进步了。

观各种美术的进化，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附属到独立；由个人的进为公共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宫室，园亭，知道要美观；不注意于都市的美化。知道收藏古物与书画，不肯合力设博物院，这是不合于美术进化公例的。

秋夜

鲁 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等。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压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睐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鬼睐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 迅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

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将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园，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须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

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它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